

繁體中文文字記錄資料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提供，根據嘉賓現場發言整理而成，未經講者審核。

主持人：非常感謝主持的嘉賓以及其他的討論嘉賓，我們現在要直接進入下一節的討論--東盟前景。

女士們、先生們，我們要進入到下一節的討論當中了，這一節主要討論的是東盟前景。女士們、先生們，現在有請怡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黎定基先生主持這節的討論。

黎定基：非常感謝，女士們、先生們，歡迎大家來到這節的討論，我們會請出 3 位討論嘉賓來跟大家討論東盟的前景。我希望這樣的一個對話盡可能地具有互動性，所以請大家盡可能想一些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的問題。除此之外，我們會給大家提出 3 個需要大家進行投票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會在每位發言人發言之前提出，我想為我們討論設定一個小小的背景或者做一些背景介紹。

但是在這之前，我想給大家介紹以下幾位討論嘉賓。在我邊上的是阿亞拉公司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海梅·索韋爾·德·阿亞拉，他在菲律賓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工作經驗。同時他也是一位極限汽車手，我想要瞭解您這方面的能力可能要等到下一次，你可以很好地告訴我們在東盟成立 50 周年的時候，菲律賓希望實現怎樣的目標。第二位是周文重大使，是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大使有著非常豐富的外交經驗，在很多職務上工作過，尤其是做過駐美大使。第三位是 CT 公司創辦人兼主席凱魯·丹絨先生，同時他也是經濟委員會的主席。

跟大家介紹一下關於東盟的一些事實。東盟國家組成一共有 2.6 億人口，GDP 是 6.2 萬億美元，差不多是日本的三分之二的水平。在東盟內部其實差異還是很大的，印度尼西亞的人口是 2.6 億，而緬甸只有 43 萬人，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 5300 美元，遠遠地超過柬埔寨，所以無論在歷史、地理、種族、宗教、政治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異都很大。東盟經濟委員會一年前成立，目標是希望成立一個單一市場和單一生產基地，確保產品、服務、投資以及有技能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很顯然在我們實現這一目標之前還有一些障礙需要克服，非常急切地等待著聽到我們幾位討論嘉賓今天能給出的思路。

最後還是要看一下，在反全球化的思潮之下對於東盟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在歐洲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在美國也出現反全球化的浪潮，總統要取消 TPP，對北美自由貿易協議進行協商。我請出我們的幾位討論嘉賓，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TPP 也許會使得另外兩個和我們這個地區有關的倡議取得更好的成就，一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我相信周大使在這方面肯定會有一些觀點需要發表，我們還有東盟自己的一個地區性綜合經濟合作夥伴關係，這是一個所謂的一攬子協議，和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都簽署了相應的協議。有人提出 RECIP，實現的目標不是那麼野心勃勃或者雄心勃勃。但是在我看來，至少是在通往自由貿易方面所邁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至少這個世界對自由貿易越來越懷疑了。

接下來我們請出今天的第一位發言人，請出第一位發言人之前，我們有一個問題要問大家，請大家來投票。如果你有 100 萬美元要投資在東盟達到最高的回報，你會在哪個東盟成員國投資呢？顯然越南好像還不錯，看來大家都願意去越南，今年的結果和去年的結果大家比比看有什麼不一樣的，好像有點接近。

海梅·索韋爾·德·阿亞拉：非常感謝主持人。我也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亞洲金融論壇參與這個非常重要的活動。同時我也很高興跟這麼多大使級人物參加這一節討論。首先我談幾句，然後再進行自由交流。我覺得在東盟的語境下，大家都一直在談到比如說全球化、自由貿易等等帶來的好處。像我所屬的國家，就能夠從這樣一個環境當中受益匪淺。看來似乎贏家都是來自發展中市場、發展中國家，而輸家都是一些老牌發達國家。但是對東盟來說，我們認為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尤其進入 2017 年以後，美國顯然會有一個全新的出擊世界的戰略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看待東盟未來發展呢？這為我們的公式或者為這樣一個結構帶來了一個新的因素。我在參與討論之前一直在考慮是否有一些優勢或劣勢可以列出。

首先在貿易環境當中，顯然有很多貿易環境代表以及貿易環境的一些典型的問題並沒有很好的去加以解決。因此使美國人民對未來充滿了重重的疑慮或者說是一些顧慮。而 TPP 壽終正寢，可能也吸引了來自於兩個體系當中的相關國家對於重構一個貿易規管框架和機制的關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TPP 這個體系可能已經可以非常安全放在一個不太令人重視的地位了。但是顯然非常自然的勝出者就是 RECIP。顯然他能夠獲勝唯一原因就是包容性或者他的結構的優勢，顯然有很多國家都可以由此調動相關的貿易的積極性，而不是排外的、封閉的或者自我

為衷心的。如果我們期待中國能夠加大馬力向前驅動它的經濟大船，同時帶領更多東盟地區所有相關國家向前發展，這對所有相關國家都是一個獨特的環境和機遇，我們應該打造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環境。而這個環境本身來說就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值得去考慮的問題，或者我們看看這個優勢能不能在這個環境當中得以體現。第二，我們自己的內生式發展並不是唯一來源。顯然我們要重新確定配比，一方面對中國有好處，另外對整個區域有宏觀益處。第三，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促進因素。尤其是相關參與國積極的意願表示，比如日本、菲律賓在內表達了進一步推進全球貿易體系進一步發展的意願，這個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第三，之前也談到的地緣政治方面的人口紅利，會改變我們現在所處環境的特色，尤其是在人口紅利以及在我們地緣政治方面的原來傳統的優勢可以被轉化為現在的經濟環境下的綜合經濟合作夥伴優勢來加以體現，就像之前談到的 RECIP，也就是地區綜合性關係。我先暫時說到這邊。

黎定基：非常感謝您高屋建瓴的描述。我們看一下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有關係，你們認為這個政策是否為東盟大部分國家帶來直接客觀的利益，一是會、二是不會、三是不知道。看來選擇一的占多數，我們看一下跟去年相比怎麼樣，同樣一個問題問出來之後去年的投票是這樣的，大使先生，您看看怎麼解釋？

周文重大使：謝謝主持先生！首先很高興來到這邊，我很想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貿易發展局的邀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對於未來的發展，首先來談一下有關東盟的情況。

在我談“一帶一路”之前，我覺得我們應該瞭解“一帶一路”能夠在更為廣闊的亞太地區尤其是在東盟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都知道，菲律賓現在已經是東盟 2017 年輪值主席國，2017 東盟的主題是“合作獲得轉變，和世界開展互動”。菲律賓提出了 2017 年東盟要完成的 6 大任務，第一個任務是要確保東盟必須要為人民的宗旨，他們會繼續地致力於維護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同時要維護我們的海洋安全和海洋合作。他們也會繼續確保東盟在創新和合作方面出經驗，他們也會不斷地提升東盟的活力，不斷地加強亞洲在全球地區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作用和角色，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驅動力。

為什麼我要跟大家來分享這些信息呢？其目的主要是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

個人的想法。我認為東盟 2017 年的工作計劃是很好地契合了我們中國政府所提出的“一帶一路”的倡議，“一帶一路”的倡議是中國政府所提出的一個倡議，而且它也是一個不附加任何條件的開放式的倡議。作為博鰲論壇的秘書長、也作為之前的駐美大使，我想告訴大家，其實博鰲論壇和東盟國家的關係非常緊密，有很多的東盟國家的領導都是我們的理事會成員。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

第二，講到“一帶一路”，在我們看來，作為中國前任的駐美大使，我們在美國的一些朋友，當然談的是現在的奧巴馬政府當中的一些朋友，他們一直想瞭解美國能夠在未來的“一帶一路”的倡議實施過程當中扮演什麼角色。他們認為，可能這並不一定是一個非常好的決定，因為他們可能被邊緣化。我告訴他們說，你們可重新考慮一下。我告訴他們說，你看一下在很多地區“一帶一路”它的受歡迎程度越來越多，我們差不多有 40 多個國家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參與到沿路沿帶的活動當中，我們共同才能把這些項目做成。我們想做的工作是為了更好地驅動有效的需求，中國的經濟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和地區的經濟能夠更好地來共生共長。

主持人：非常感謝周大使的發言。感謝您介紹了“一帶一路”的倡議，同時也介紹了未來發展目標。接下來是第三道投票問題。

反全球化情緒和美國貿易政策可能出現的改變，是否會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構成負面影響？1、會 61%。2、不會 31%。3、不知道 8%。

看來許多人都覺得會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構成負面影響。凱魯·丹絨先生不知道您同不同意？

凱魯·丹絨：其實我們之前討論了很多有關英國脫歐等等在內的問題，其實也表達了相應的這麼一些思想和觀點，在世界經濟下行過程中，其實很多國家基本上都會尋求一些保護措施，因為他們都有國家利益需要服務，這是一個趨勢。但是對東盟來說這是非常獨特的區域。對東盟最重要合作夥伴就是中國。從 2010 年 1 月 1 日最重要的合作夥伴是中國。對中國來說，東盟是第三大世界合作夥伴。

回到東盟自身，我們認為東盟自身擁有的挑戰，一方面就像之前談到的那樣，我們經濟差異非常大，有非常富有，有非常貧窮的，有人口非常大的、有人口非常少的。地域也比較廣。緬甸、老撾、越南、柬埔寨等等國家有自己的一些行事

方式，我們有一些非常獨特的東盟式的開展業務的方式，這些方式也推動了東盟在過去多年的經濟增長。

可以說東盟占多數的人口的勞動力都是年輕人，未來都是要靠年輕人創造和打造。非常具有勞動力、非常具有效率的年輕人將對東盟未來發展起到至關重要作用。基於提到的多元化和獨特的行事方式，再加上年輕人作為一個基礎，東盟這麼多國家完全能夠成為未來經濟發展新的一頁。經濟說到底都是要靠人驅動，靠人生產、靠人消費。正是通過這樣一個良性循環才能對國內生產、國內貿易、經濟轉好起到助推。

回到另外一個問題，全球化，全球化在不同地域、不同國家表現形式完全不同，我們認為如果從城市到國家、從國家再回到城市這樣一個良性全球化進程是我們願意接受的。全球化的核心之意就是互聯互通，包括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就是進一步打通和重新建立起歐亞大陸和中國之間的聯繫非常重要的項目。我們也期待東盟能夠把相應的一些措施和一些項目能夠落實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連接者角色。而中國現在也有同樣的發展機遇和發展勢頭，雙方之間利益高度一致，而且在投資、環境、物流、人對人或者民間之間的交流方面有很多共通點和合作平臺。從倫敦到巴黎，三個小時都不到，從曼[里]到昆明也只是三個小時不到，這意味著我們之間經濟圈變得越來越發達，交通越來越便利，經濟發展潛力和前景越來越強大。這樣的經濟便利優勢將會助推東盟地區的投資和貿易以及全球化發展。我們也相信東盟和中國都會從中受益匪淺，這是我個人的觀點。謝謝！

黎定基：感謝丹絨先生給我們介紹了城市化、人口的變化和遷移等等給東盟所帶來的一些利好因素。我們這邊還有一些問題問問大家，基於大家剛才所談論到的一些觀點，看看我們 3 位嘉賓有什麼高見。我們都知道，在許多東盟國家做投資，是否能夠採取像 BOT、PPP 等措施來改善這些地方投資比較低的問題。

海梅·索韋爾·德·阿亞拉：基於剛才所提到的問城市化題，我再多講幾句，所有東盟國家都展示出強大的城市化基因，每個國家都有非常強大的韌勁和密度做好城市化的推進工作和全球化的推進工作，包括信息交換，進一步便利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菲律賓在城市化經濟向前推進過程當中實現高速經濟的發展。當然我們必須要有基礎設施，剛才談到“一帶一路”的倡議，正好切中了問題的實質，它可以讓很多的資源流入到我們國家，這是我們國家的需求。

我們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投入，這對我們大家來說都是能帶來利益的。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有足夠的資源來建立自己基礎設施的，但是有了這麼一個貿易框架之後，比如像“一帶一路”的倡議框架下，無論是海上絲綢之路還是陸上絲綢之路，都可以有效地建立起互聯互通性，同時能夠有助於推動對於基礎設施的投入。我相信中國應該會成為一個非常積極的參與者，這對於大家來說都是非常有益處的，大家應該參與到這樣的互動當中來，亞洲國家尤其是一些大的亞洲國家，可以更好地參與。

我覺得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要扮演更好的角色尤其在基礎設施投入方面。但是政府的預算本身不一定足夠，在菲律賓我們的政府也鼓勵 PPP 的模式來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我本人也非常認可這種模式，我也參與過一些在馬尼拉的供水項目，都是以 PPP 的模式開展的。當時拉莫斯總統和之後的幾位總統都對基礎設施的私有化進行支持，可以讓私人資本在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帶一路”的倡議可以讓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聯繫起來，也許可以成為改變我們國家非常重要的一個框架。我們做的是盡可能鼓勵私營部門參與，我覺得這是對我們基礎設施建設的大大加好。無論是在私營部門引入之後，效率、問責性、建設速度等等都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提升，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框架，對於所有的國家都是有好處的。

黎定基：在現任的總統之下也可以致力於打造國內的基礎設施，要實現好的結果，丹絨先生對此有什麼看法？

凱魯·丹絨：印度尼西亞非常獨特，我們不是一個單一的大島。我們一共有 1.7 萬個不同的島。從西邊到東邊，坐飛機要一個小時才能走完所有的島。我們的主要領土是海洋，在這樣的環境下要建立起高效的基礎設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要建立起物流行業更不容易。當然我們在主要的一些大島上仍然有一些基礎設施方面的問題。在不同的島上商品價格可能都差異，比如說在爪哇島上汽車價格和我們主島上汽車價格就不一樣。基礎設施建設當然很重要，我曾在政府任職，基礎設施需要好多好多資金才能建立起來，政府的預算總是不夠的。如果你只依靠政府的預算的話，不可能建立所有基礎設施。正因為如此，當我還在政府任職的時候我就把政策制定的非常簡單。我們不可能用政府的預算來建造為富人服務的基礎設施。如果我們造了很多收費的高速公路的話，都是被富人使用，因為窮

人買不起汽車。我們建的機場，窮人是不可能坐飛機的。如果政府預算用來建設這些設施的話，只能為富人服務。所以如果富人要得到這些服務，他們只有去找私營部門。政府的預算可以用在比如說村莊的基礎設施發展或者灌溉設施的建造。這就是政府預算應該用的地方。但是兩者之間還是有一個中間過渡狀態的，在這個中間過渡狀態我們可以用 PPP 這樣的模式，政府出一點錢、私營部門出一點錢，這是我們印度尼西亞的做法。

回到“一帶一路”倡議，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倡議，尤其對東盟而言。我們可以和中國政府一起合作，讓“一帶一路”倡議盡可能落實。

周文重：在中國有一種說法就是：要想富，先修路。這充分證明了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以及基礎設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中國政府倡導成立了亞投行以及絲路基金。我們知道，亞投行啟動資金是 1000 億美元，絲路基金是 400 億美元。在很多程度上我們需要找到供需之間平衡，我們有亞洲開發銀行，但是亞洲開發銀行能為基礎設施所提供的資金資源非常有限，這就是為什麼亞投行應運而生。作為亞洲開發銀行一個補充，其實他是亞洲開發銀行一個合作夥伴，而不是競爭對手。

黎定基：非常感謝周大使，大家都做了非常精彩的發言。我們進入第二個問題，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問題，但是大家仍然對此會非常感興趣。

東盟在 2017 年最大挑戰是什麼？東盟經濟體是如何應對這些挑戰？誰願意首先回答這些問題。

凱魯·丹絨：我覺得 2017 年東盟的挑戰是經濟進一步下滑，可能是我們遇到最大的挑戰。我們知道，歐盟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測比去年好，但是也增長不了多少。中國也會穩定下來，差不多是在 6%、7% 的增長幅度，這就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之前也說過，對於東盟而言，中國很重要，如果中國增長率能夠超過 6.5%，一定會對東盟產生很大的影響。像煤的價格，像匈牙利這樣的經濟體仍然受到大宗商品價格的推動。所以正因為如此，中國現在正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減少對中國國內的煤礦的開採，也許會有助於推動國際煤炭市場的價格，對於匈牙利這樣的國家會有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面，這也能幫助我們。這是我們的一個挑

戰，就是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打破貿易的障礙和壁壘，我們希望中國增長超過 6%，東盟一定會感到非常高興的。

海梅·索韋爾·德·阿亞拉：也不一定是回答你的問題，但是我有三點想說一下。首先就是一體化的趨勢。東盟現在這樣一個機制就是不斷的開會，然後在每一次這樣的開會成功基礎之上再進一步討論更多的問題，第二，我們需要讓這樣一種趨勢能夠保持下去，這需要每個國家的領導人給予更多政治上的一些承諾。如果沒有經濟增長的話，東盟各國之間的貿易就不存在了。其實這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第三，東盟內的貿易。我們知道中國對東盟很重要，我完全同意。現在東盟內部貿易占了東盟對外總貿易的 20%，如果能夠增加這樣一個比例的話，可以加強東盟內部的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謝謝！

黎定基：剛才談到東盟內部的貿易，他和歐盟形成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其實歐盟內部的貿易額占整個歐盟的對外貿易比重很大，周大使你能不能稍微談一談東盟最大挑戰是什麼呢？

周文重：我們知道東盟和中國之間自由貿易協定最近升級了。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東盟中國雙邊關係，兩者之間的貿易已經達到了 4700 億美元。在 2016 年，東盟國家表現基本不錯，如果能夠保持這樣的經濟增長勢頭，很多人相信東盟很快會成為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我祝東盟好運。

黎定基：非常感謝周大使。我想我這裡收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我想聽眾也希望能夠聽到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周大使，你擔心特朗普政府和中國進行對抗，尤其是在南中國海。南中國海也涉及到了好幾個東盟的國家，這個問題和東盟多少有點關係。

周文重：我就以前駐美大使身份回答這個問題。中美關係之間歷史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中美關係也駛入過一片暗礁或者遇到一些困難。當新的政府上臺總會跟中國有一些困難時期，但是這次不同點就在於當選總統以前沒有在政府任職過，所以他和中國打交道的經驗不是非常豐富。希望他上臺之後能夠多學習學習，希望他在做了總統之後能夠看到為什麼中美之間關係不僅對中國，而且對美國來說都那麼重要，甚至對整個世界都那麼重要。考慮到美國的政治系統、政治體系，總統一旦進入白宮之後，在做決策過程當中將不得不考慮其他重要因素，我希望



理智能夠戰勝一切，這樣才對美國最有利。

談到南海問題，中國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就中國和本地區國家之間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應該通過雙邊的談判來解決。我們支持這樣的戰略，中國南海應該是一片和平的海域。謝謝！

黎定基：非常感謝周大使，感謝你非常明確和優秀的回答。我現在又拿到一個問題，我先把這個問題扔給凱魯·丹絨，談到一個零售問題。東盟不僅是一個生產基地，同時是一個中產階級開銷越來越大的市場，能不能分享在東盟零售業發展的藍圖？

凱魯·丹絨：東盟很獨特，你們可以看到新加坡人均收入非常高，超過 5 萬美元。柬埔寨人均或者老撾人均遠遠低這個數字。不同國家的消費者的特點可能都不一樣。比如說新加坡可能已經比較接受電子商務了，但是印度尼西亞可能還更多的依靠實體店來進行零售行業的開展。情況可能會慢慢發生變化。我剛才給了大家印度尼西亞的例子，我們有 2.6 億人口，但是 30%的人口占了總消費的 85%。這意味著什麼呢？30%的人口控制了我們消費產品的 84%。新加坡可能不太一樣。但是就印度尼西亞而言，還有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越南，這個情況都差不多，也就是一小部分人貢獻了國內消費的最大的部分。如果你想進入東盟的零售行業的話，這一點你必須要瞭解。那就是人口結構的一些問題，而且還得找到好的位置。雅加達地區仍然是印度尼西亞國內消費的一個中心。談到東盟，挑戰非常大，不同國家都不一樣。儘管我們可能看上去很相似，但是我們不同國家的文化、特點都很不一樣，所以如果你做零售的話，必須要瞭解消費者，你必須要感受消費者的感受。當然，有些商業模式可以適應不同的國家，但是無論如何進入不同國家還是要對自己商業模式進行調整。

黎定基：從你的角度，是否歡迎企業去菲律賓呢？

海梅·索韋爾·德·阿亞拉：的確，我覺得在現任總統之下的菲律賓有很多利好的政策和惠民政策不斷推出，包括現任的貿易部長也非常支持自由貿易政策進程的發揮，所以我們也非常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創業，到東盟尤其是菲律賓紮根。

黎定基：非常感謝，我們即將要結束本次的討論，請我們的發言人很快地作一個總結。再問一個問題，你們總結一下。去年美元顯然走強，而人民幣出現了貶值，

未來你覺得它會如何影響東盟的各個國家的發展呢？這個問題是由於在低的人民幣帶來的還是美元走強可能帶來更高的信心？

海梅·索韋爾·德·阿亞拉：我這個方面並不是專家，但是就我所觀察到的情況來看，我覺得我們的東盟國家會互相跟進、互相觀察，然後作為一個共同體來進行適應。而人民幣略有區別，但是我覺得可能會根據這個情況變化加以適應和調整，只要能夠抱團就能夠體現出這種抱團取暖，並且能夠很好的來加強公司的競爭力。

周文重：我覺得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向好。雖然有一些波折，最近出現了一些波動。現在已經重回軌道，因為中國已經和很多國家簽署了雙邊協議，特別是穩定匯率發生機制，簽署了很多協議。他們完全可以避開美元，用其他貨幣進行結算。

凱魯·丹絨：對我來說，我過去十多年一直在看好中國，在買中國的貨物。我覺得從中國進口的許多貨物都很便宜。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隨著貨幣不斷走強，從中國進口的貨物的價格變得越來越高，而現在對我們作為買家來說，如果人民幣出現了一定幅度的貶值，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好事。從買方角度、賣方角度應該都是好事情，他們可以賣的更多，我們可以買的更便宜，所以我對此沒有任何擔憂。我也不擔心所謂的人民幣走弱等等的問題，就像剛才大使所提到的那樣，因為中國的基本面依然向好。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國家一年能夠有 6% 多的增長率，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我們不用太過擔心，仍然可以把我們信心放在中國。到目前為止我們其實沒有感覺到有任何的負面影響。

黎定基：我們的討論到此結束，女士們、先生們，感謝大家的參與和聽講，我們交流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問題，最後再次用熱烈掌聲感謝三位嘉賓參與本次重要的討論。謝謝大家！

